



15 20 25 30 35

文庫6
1723
3

本朝蒙求標題卷之下

- 秀江
助種
蛇逃
重盛還城
三守藝院
坂額童形
成範櫻町
伏翁啞態
資朝羨擒
縣守斬虜
濃民腰瓢
朝長投胄
- 光秀貴相
敦末光明
繼體勸農
長君鬼佛
昭子弟兄
惟高地藏
感世觀音
伏翁啞態
資朝羨擒
縣守斬虜
濃民腰瓢
朝長投胄
- 清和覽畔
長君鬼佛
昭子弟兄
坂額童形
成範櫻町
伏翁啞態
資朝羨擒
縣守斬虜
濃民腰瓢
朝長投胄
- 季菊庭
政子尼將
坂額童形
成範櫻町
伏翁啞態
資朝羨擒
縣守斬虜
濃民腰瓢
朝長投胄
- 仲綱木下
宗盛煖廷
惟高地藏
感世觀音
伏翁啞態
資朝羨擒
縣守斬虜
濃民腰瓢
朝長投胄
- 宅嗣芸亭
惟高地藏
感世觀音
伏翁啞態
資朝羨擒
縣守斬虜
濃民腰瓢
朝長投胄
- 賴業學庸
蟬丸琶琴
惟高地藏
感世觀音
伏翁啞態
資朝羨擒
縣守斬虜
濃民腰瓢
朝長投胄
- 久米染心
香致殉歿
惟高地藏
感世觀音
伏翁啞態
資朝羨擒
縣守斬虜
濃民腰瓢
朝長投胄
- 加賀伏柴
侍從待宵
惟高地藏
感世觀音
伏翁啞態
資朝羨擒
縣守斬虜
濃民腰瓢
朝長投胄
- 廣有射妖
津漁罟兒
惟高地藏
感世觀音
伏翁啞態
資朝羨擒
縣守斬虜
濃民腰瓢
朝長投胄
- 真根代舛
良秀笑燒
惟高地藏
感世觀音
伏翁啞態
資朝羨擒
縣守斬虜
濃民腰瓢
朝長投胄

卅四

行平網像

卅五

賴光鬼窟

卅六

政賴鷹養

卅七 信義牧馬

卅八

信明玄象

卅九

高市直言

四十元良高響

四一

伉理手書

四二

阿禮口授

四三道廣立成

四四

俊基詐謬

四五

賴長抗衡

四六兼良博厚

四七

築賊奪妃

四八

楠母訓幼

四九親通舍利

五十

雅通提婆

五一

惠尺出記

五二建雷執戈

五三

高時愛犬

五四

阿新喜蛾

五五重能詐詔

五六

長能沒歌

五七

義盛結黨

五八北條分財

五九

浦見慢天

六十

希世歟雷

六一眉輪刺皇

六二

武烈割胎

六三

重衡牡丹

六四惟盛楊梅

六五

玄壽鬚髮

六六

源信技藝

六七仁妻覆舟

六八

江萱書幣

六九

源兆吟梅

七十嘗祝折桂

七二

皇互讓

七三

六子俱誓

七三庶幾詠燈

七四

高德題木

七五

稻目捨家

七六鶩住越屋

七七

公宗作穿

七八

義深匿檻

七九今川輒範

八一

護良擒戮

八二

成智謀

八三師直姪佚

八三

恒明三辨

八四

蝦夷八佾

八五間守咷哭

八六

山田戰慄

八七

忠信義勇

八八宗憲朴實

八九

高家刈麥

九十

押坂喫芝

九一石見偷璽

九二

師泰壞碑

九三

忍坂五魁

九四永福四悲

九五

真王供墓

九六

采女擲池

九七秀方堅甲

九八

陽勝遊空

九九

國櫟貢魚

百不盡祭蟲

百二

帝南北

百三

兩雄西東

百三義成博渢

百四

顯家戰功

百五

良香動鬼

百六實親施囚百七真貞猛熊百八躬高彌猴
百九信隆養雞百十木曾拜鳩百十一基氏切鯉
百十二實基返牛百十三曉月璣蟲百十四泰衡鼠鵠
百十五宗繁飢餓百十六河邊霧靈百十七實澄昨薄
百十八宗高扇的百十九稱光魔法百廿光仁政績
百廿一生馬白帽百廿二廣嗣赤鏡百廿三逸勢善隸
百廿四俊成採詠百廿五兄媛省親百廿六中將辭聘
百廿七成貞倭扁百廿八豐長鄒孟

本朝蒙求卷之下 標題終

本朝蒙求卷之下

雒陽

仲徹管亨

編輯

二敦末光明

元樸迂質

校訂

一光孝貴相

光孝天皇諱時康別號曰小松天皇紀伊守藤總繼女澤子所產而仁明帝第二皇子也嘉祥二年渤海國人入觀太使王父雉望覲光孝天皇于時親王在諸王中拜起之儀謂所親曰公子有至貴之相其登天位必矣

親衛校尉野敦末常好佛事不憚財造堂像寫經論永長二年閏正月染疾至十五日誠子孫曰汝等莫相近乃向佛像趺坐晡時一光從西南飛光射胸間

人恠之見戶外無日影時陰雲而已入夜合掌而氣絕後數日光明猶存見者奇焉

三 繼躰勸農

四 清和覽耕

繼體天皇諱男大迹譽田天皇五世之孫詔曰朕聞士有當年而不耕者則天下或受其飢矣女有當年而不績者天下或受其寒矣故帝王躬耕而勸農業后妃親蠶而勉桑序况厥百寮暨萬族廢棄農績而至殷富者乎有司普告天下令識朕懷焉

清和帝文德帝太子也母藤原明子染殿后也貞觀六年二月幸藤良房之第賞遊翫花又命城州刺史紀今守引農民來令爲耕耘之事而親覽之察其苦艱也

五 長君鬼佛

六 昭子弟兄

長君者藤相府晴良公妻也語云愚哉人心以鑛金同鎔鑄造鬼佛視其金佛則敬崇之視其金鬼則畏怖之同出自一金而其見各殊人之善惡亦如此出於一心而其分大異世間之事一一以此可識得焉可謂格言也

昭子者貞信公藤忠平妻清慎公實賴母也嘗語云信有諸我則衆人皆爲我兄弟我失信於人則兄弟親族亦爲仇讐也

七 助種蛇逃

八 重盛還城

清原助種掌禁護近府逮夜更有蝮蛇來迫其身將爲之傷助種不騷驚取笛咲之奏還城樂一曲其音勝絕蛇聽之走避矣遂免所傷仍名此笛曰蛇逃

也

平內大臣重盛太師清盛胄子也爲人慈愛而有智勇曾有事造于建禮皇后之中官登仁壽殿坐有頃官女帥典侍出與重盛對話時巨蛇出而入重盛右膝下重盛視之意我倘騷動則帥典侍驚惶又恐皇后有驗心徐以右手抑蛇首以右手押其尾召在堂下輩于時亦位藏火源仲綱來提其蛇出使奴僕棄之道路翌日重盛感仲綱之雄志以黑色良馬并太刀賜與焉仲綱答書曰昨之事其志之所至實可謂符合還城樂蓋謂之還城樂者此舞樂有爲捕蛇之勢故云爾也

九 三守藝院

十 兼季菊庭

亞祖光祿大夫藤三守鎌足之來孫也父曰直作爲阿九牧三守以官祿之奇贏募買勝地經營一屋號曰總藝種智院其中悉收久九經九流三玄三史七畧七代文等書使衆人涉獵焉仁明帝時拜右丞相承和七年薨于私第

今出河右丞相兼李西園藤相府實兼第三子也家于洛今出河地仕後醍醐帝拜右丞相雅愛菊花蒔之滿庭每至時節覩賞終日稱曰菊庭亦造亭於其傍號菊亭後人以爲家之佳號云

十一 政子尼將

十二 坂額童形

平政子者遠江守北條時政之女也嫁于源賴朝生

土御門

賴家實朝正治元年

賴朝捐館政子剃髮爲尼

順德帝時授從一位謂之二位禪尼承久元年實朝薨自此後二位尼聽天下政故世俗呼稱尼將軍後

堀河帝嘉祿元年齡六十九卒

坂額者越之後州城資盛姨母也建仁元年資盛據烏坂城叛時仇仇木盛綱奉賴家命率衆攻之瓦多
死傷坂額善射假爲童形結髮著甲居城上放矢中之者皆斃藤澤氏某在高處射之中坂額股卽仆倒生捕之資盛遂敗北及坂額創愈將軍源賴家令淺利義遠納而爲妻額女雖形甚醜而其雄如此矣

十三仲綱木下

十四宗盛煖延

仲綱者源光祿賴政之子也仕補豆州刺史家養駿馬仲綱愛之名曰木下平宗盛欲得之使人請之仲

綱不欲與焉詎言答曰頃日馳驅頻數而馬蹄甚倦故遣之邊邑休其疲勞宗盛聞其詎訖詰於倦疲頻令請之源光祿謂仲綱曰何愛一馬於是仲綱詠倭歌一篇而致之於六波羅館宗盛視之曰馬是駿逸也然而仲綱之惜甚可憎也乃燒鐵於火燒印乎馬背書仲綱而輶之于厩仲綱聞之大怒光祿亦深銜之遂謀討平族勸茂仁皇子事發覺賴政奉皇子孫于近州三井寺賴政臣有渡邊競者尚留其家宗盛召之間曰汝何爲不隨光祿行乎答曰主不使吾知之故留而已曰汝附吾哉從賴政乎曰何爲從朝敵之人且疑吾不臣不令知之只願仕公而夙夜竭心致身於君耳宗盛大嘉之終日侍坐及日暮謂宗盛

日願賜一良馬吾行討賴政矣宗盛乃命守廄者賜良馬其名曰煖延競乃乘之馳臻三井寺獻之仲綱仲綱悅之甚矣燒鐵書平宗盛字印於馬背放之六波羅宗盛見之大怒謂競之賣已

十五 成範櫻町

一作車教十六

宅嗣芸亭

藤原成範即甲向守通憲之子也通憲蘿髮改名信西兄俊憲爲東宮學士成範風流閑雅綽有餘裕官至中納言性甚愛櫻花每聞吉野勝絕慕其風致乃其所居之傍多植櫻樹構亭其中每至春日開拆含芬吐芳郁郁菲菲左右照映如雲如雪成範飲宴吟哦於其間以爲娛樂時人呼之爲櫻町中納言本朝謂衙卷爲町也成範平白憂櫻花之壽不過數日因禱之於神求延其壽自

是其花經三七日而榮茂不衰人以太奇之有子曰基範

金紫光祿大夫黃門石上宅嗣者以文才俊邁稱揚于當時光仁寶龜年中撰遣唐大使詣中華謁諸名德歸嘗營一字居焉榜曰芸亭收貯群籍於其中自作其記天應初元六月捐館矣

十七 惟高地藏

十八 感世觀音

周州王祖神官司惟高者世爲神官也而歸心佛來平日唱地藏號長德四年四月寢病過六日俄爾氣絕忽赴曠莖迷而不知路於時大沙門儀相嚴好徐徐而來一人持香爐一人合掌一人持寶珠一人持錫杖一人持華箇一人持念珠其中執爐人告曰汝

知我等不惟高曰不知曰我等六地藏也居在南方並現六種身將要救六趣衆生汝本巫屬而久歸心我輩是以命汝還魂本土汝甦之後必須造我像以致恭敬言畢倏然不見惟高驚覺遂甦問之家人曰久後已經三日也惟高深信益敬便構一字刻地藏佛六軀安之其中瞻禮供養無時而懈後年七十餘而卒

感世者以造佛像之工爲活波州桑田郡有宇治宮成命世刻觀音像已而成宮成厚償其價世受錢帛歸洛城宮成忽念而言我所償工甚過不如殺於路奪之則追及大江山殺世奪財而歸宮成後拜觀自在新像有生有割切從其瘡血流凝地宮成惟怖曰

我斬工今佛像何故如此也便使使者馳都見世世無恙使者復命官成驚惋而急詣工家返所奪財備言所以世曰我於大江山逢賊被掠財潛逃歸家耳今聞君言大悲寧代吾受刑也二人執手感嘆自此盟親友今尤生觀音者是也

十九 賴業學庸

二十 蟬丸琵琶

賴業姓清原舍人大主之遠裔音博士祐隆之子也初侍讀於高倉帝補穀倉院別當舊名顯長更敗賴業拜中散大夫每讀禮記謂大學中庸兩篇後世必有廣才達理人則抽繹出之別爲二書而爲掇拾之至寶矣其言果然蓋雖地異世殊其意氣相感如此乎後鳥羽院文治五年閏四月十有四日享年六十

八而卒于私寢今西峩寶壽院中車裂明神者賴業祠也。蟬丸者仁明帝時人其姓氏不詳亦不識何人繼胤蓋古之隱逸士也居相坂結屠廟幽栖焉尤善彈琴瑟琵琶又能吟僂歌寓其志絕名後世其平素所手琵琶所謂無名也深草帝敕良岑宗貞使往習和琴世云相坂開明神者乃蟬翁也。

廿一 伏翁噬態

廿二 久米染心

伏見翁者不知何許人亦不審其姓名翁臥和州菅原寺側嵒不起三年又遂不言人咸呼爲啞者行基迎天竺僧菩提歸於菅原寺設供二僧相歡乃執箸爲拍板而互舞于時翁俄起入寺又作舞而歌曰時哉時哉緣熟哉三人俱舞其不相怪如舊相知蓋頃

矣作啞態者爲發此言也名其臥所曰臥見嵒因而已名翁焉收日臥見後人伏見

久米仙人和州上郡人也入深山學仙法食松葉服薜荔一旦騰空飛過故里會婦人以足踏洗衣其脰甚白忽生深心卽時墜落漸喫煙火復塵寰然鄉黨親眷當署其名皆書前仙某今舊券之中往往猶有悉然嘗於高市郡營精舍鑄丈六藥師金像并一菩薩像所謂久米寺也後又修仙凌空飛去云

廿三 香蚊殉死

廿四 資朝羨擒

香蚊者安康天皇時事于大草香皇子皇子卽仁德子也有背安康天皇之命一旦殺皇子於是日香蚊父子俱傷其君無罪死之父抱君頸二子各執君足

而唱曰吾君無罪歟悲哉父子三人生事之外豈不
殉是不臣矣卽自刎歟於皇戶側衆皆流涕也
日埜黃門資朝者眞夏之後文章博士亞相俊光之
第三子也正中年中資朝奉後醍醐帝詔命陰謀亡
鎌倉北條氏事覺終就生擒繼貶降龙土後被歟刑
焉初資朝路過六波羅時偶視冷泉爲兼被生擒而
往歎云嗚呼在世者如此則足矣後果然也

廿五加賀伏柴

廿六侍從待宵

加賀者鳥羽帝皇后侍賢門院之官女也善倭歌掌
有宿構之吟其心自謂秀作而不語人爲俟時出之
偶遭花園龙府源有仁之戀之加賀與源公契情密
也經時月源公稍有誕節加賀以宿構之吟贈之源

小侍從者姓紀氏武內宿禰之苗裔石清水別當光
清娘也仕近衛皇后藤多子多子者德大寺龙大將
實定妹也實定常與侍從通情好甚厚一夕同衾並
枕接歡笑既而夜將曙實定歸去侍從惜別詠歌一
首以寄其情曰待宵深行鐘乃聲聞計波阿加奴

別乃鳥波物加波世人咸稱其歌名曰待宵侍從

廿七縣守斬虬

廿八廣有射女

仁德天皇六十七年冬十月甲申吉備中國川鳴河
濱有大虬令苦人時路人觸其處而行必被其毒以

多死亡。於是笠臣祖縣守爲人勇悍而強力，卽舉劍入淵，斬亂河水變血，故號其水曰縣守淵。隱岐金吾校尉廣有者事于二條藤府道平甚有勇名。後醍醐帝建武之初元紫宸殿上有妖鳥飛來，其鳴聲甚恠。主上暨諸卿百官見之無不忌畏。廷臣皆奏曰：「龍相之臣有隱岐廣有者，力強能射。」於是命廣有射之。奉詔執弓矢遂射殺焉。敵情大悅，賞賚以因州中二十邑爲之食祿也。

廿九 津漁呂兒

三十 濃民腰飄

推古天皇御極二十一年秋七月攝津國有漁父沈

告於堀江有物入呂其形如兒非魚非人不知所名

正皇帝時濃州有一樵夫賣柴，類父。父嗜醇酎，樵夫每腰一大瓢以過酒家沽之。以與父。一日又採柴於山，欲踏滑石失足而顛。乃有酒香發於石罅，以手觸鑿之，醴泉迸出。因掌之。其味勝於麴酒，樵夫喜而貯之於瓢，以餽父。日日以爲務也。帝聽之以靈龜三年九月臨御，見之感激甚矣。輒遣中使降爵於樵夫。爲濃州刺史，又改元。恭老至今，倡優之徒作養老曲，以歌之。聆者皆起孝心矣。

卅一 眞根代歟

卅二 良秀笑燒

應神天皇時武內宿禰之弟耳美內宿禰欲廢兄譖武內於天皇。天皇遣使以殺武內。有真根子者，其形似武內。真根惜武內無罪而空死，語武內曰：「今大臣

以忠事君無私心天下共知之願密避之赴于朝親
轉無罪而後效不晚也且時人每云僕形似大臣今
我代大臣而效以明大臣之丹誠乃伏劔自效焉鮑
麗代趙宣子之外今眞根有之

往歲有畫工名曰良秀失火于家屋宇悉焚燒良秀
莫有憂色又無救火意獨立其傍點頭喜笑數次矣
或問之曰汝何爲悅其失火乎荅曰我年來圖不動
佛而不能備獲火炎之形容今幸得見其眞所以悅
也又曰人之有業精得其意則資財自盈于家矣何
惜家財之燒失乎

卅三 朝長授胄

卅四 行平綱像

濟朝長義朝第二子也一條帝時值平治之後義朝

軍不利時朝長歲甫十六與父義朝共奔遼洛北之
八瀨邑以其傷矢脫胄授河去俗其處曰鞶淵
掘行平亞相好古之孫天曆帝十有三年行平奉勅
神拜於因幡州「官」「官」乃武內之廟也行平拜畢
旅次館舍少頃寢痕殆將不救荒服之境無醫術尤
右莫察之何因祈効於神行平夢覺急駕輿居賀
津居久而沈網於滄溟繙蘿中獲藥師之像其長五
尺計輝光耀煜香氣普薰行平駭喜仰之其疾立瘥
心身和悅歸京師而烏丸之坊創丁宇以敬安之今
之因幡堂是也

卅五 賴光鬼窟

卅六 政賴鷹養

攝津守源賴光者多田滿仲子也三條帝時洛北八瀨山中。有鬼窟。一大鬼常匿其岩穴。窟中有路徑通丹陽大江山。而其鬼魅移大江山棲止焉。多惱殺路人。賴光奉敕行至鬼窟。遂刺殺其鬼云。

仁德帝時百濟國遣使者米光獻奇鷹俊犬。航梯以至越前敦賀津。此時本朝珠駕犬指呼術獨有政賴者奉勅向越州慰問。皇華使者臂鷹宰犬以歸獻于帝。然後米光欲棹百濟歸船。政賴運籌粧美女。載醇耐以涵濡之。於是米光淹滯數月。政賴盡得蒼黃之術。朝廷賞之賜姓巨部。以其家爲鷹養人云。

卅七信義牧馬

卅八信明玄象

信義信明俱源三品博雅之子也。兄弟並善音律能

彈琵琶。時人無辨其之甲乙。時有右琵琶一隻。一名玄上或作玄象。一名牧馬。俱本朝之名器。累世相傳。以爲珍寶。人亦不辨其勝劣矣。信義乃彈玄象。信明彈牧馬。俱度一曲。更無以優劣以選。信明亦取玄象。信義又取牧馬。同彈之。於是音調聲響霄泥相阻。時人乃知信明超信義。玄象勝牧馬焉。

卅九高市直言

四十元良高響

持統帝三月三日將行幸伊勢。時中納言三輪朝臣高市麻呂上表。敢直言諫爭。曰天皇之幸伊勢。此妨於農時。帝不聽。竟如於勢州。於是高市麻呂脫其冠位。擎上於朝。重諫曰農作之節。車駕未可以動。帝不從。諫也。

兵部主元良者，陽成帝之皇子也。嘗元日，在大極殿

朝賀其奏言，聲響甚高，而聞鳥羽之道路云。

四一 仇理手書

四二 阿禮口授

仇理者，藤氏王父也。曰清慎公實賴父，曰敦敏母。尤府時平女也。仇理仕冷泉圓融之朝，爲太宰府大貳。素善翰墨，後世稱其手書曰仇跡。與道風行成並駕。是以貞元年新營禁闈，其門楣往往令仇理書焉。亦馳其名于中華。故宋史載之矣。

阿禮者，不詳其何世。蓋上世之間人也。能暗記神代之事蹟，此時本朝未有文字。阿禮口授之於人而已。故後世亦有傳述之人。於是舍人皇子著日本記若干卷也。一說云阿禮姓裨，田名天武帝。時人也。爲人謹恪，聞見聰慧。

四三 道廣立成

四四 俊基祥謬

藏人道廣家世，以儒爲業。在勸學院勤勵，久之後捨家爲僧，趣于南都。號信救茂仁。主謀滅平族也。事覺逃而保於園城寺、櫟興福寺。僧徒僧徒，今信救書。其簡其書謂清盛，爲平族之糟糠。武家之塵芥。清盛聞之大忿，欲執殺之。信救懼，罪亡命，而赴北州。改名覺明，屬木曾義仲爲之。史臣壽永二年，義仲討平氏，陣于越中。羽舟生路側，有小祠，問之，曰八幡神祠。義仲拜之。且命覺明爲文祭之。以祈其軍。覺明援筆立成。文辭雖不美，而敏捷之才也。

俊基者，仕于後醍醐帝。官爲藏人右少辨。奕世以才稱。帝潛意滅鎌倉北條氏，召俊基及五六輩臣，命之。

軍旅事於是俊基豫譖如何而得罷朝潛身共爲此籌策時合嶺僧徒有訟爭者以數牒奏上之禁庭俊基素執行蘭臺之政事且有文才故命俊基讀其訟牒俊基祥謬讀楞嚴院爲慢嚴院坐中僚輩聞之五目掩口盧胡俊基愧赧而出終屏居私第政其衣服潛出赴和州河州郡縣山村悉巡視城郭之可營軍士之可屯之地尋訪人民之多少歷閱土地之要害且暮之所圖無非軍旅之事也

四五 賴長抗衡

四六 兼良博厚

藤原賴長知足院相公忠實之子也兄忠通號法性寺相公賴長崇德近衛之際事朝有龍拜尤大臣後自河帝保元元年新院崇德密謀襲帝宮賴長替

之乃集兵白河之宮中朝廷聞之乃命諸將令率兵攻之崇德軍大敗遁入如意山賴長道而中矢死時年三十六賴長頗悟有才氣少而好學兼達倭漢嘗從信西而學焉善政事有謀略容貌嚴重有台鼎之量兄忠通寬仁愛人文藝絕倫好吟詩詠歌兼善草隸甚得世譽賴長每譏之曰詩歌細藝草隸曲技非朝廷之所急賢人君子豈必要之乎以故墮夷不_レ合常以威權相共抗衡閑牆之咎遂生紛亂賴長恃才使氣時人呼曰惡龙府

太相國一條藤兼良者成恩寺開白經嗣子也博識多才所著之書不少亦兼通神道佛學俊歌是故於今人皆推之稱博厚仕于後花園後土御門二朝文

明五年齡七十二而剃髮改名覺惠號後成恩寺掌自負廣才有言若使菅丞相再生而其博洽之才不知與吾何如也蓋自謂不可及已之才也文明十有三年歲八旬而薨于正寢有子曰敷房亦爲開白次曰冬良爲內府

四七 築賊奪妃

四八 楠母訓幼

尊良王後醍醐帝第一之子也元弘元年帝幸笠置及東軍攻陷笠置乘輿播遷王遂爲虜配土佐州初尊良納今出川右相公顯之女爲妃姿容阜絕綽有餘妍以故夫妻之間情好甚密及至土佐參商相隔魚沈鴈杳音耗不聞尊良想念之懷不能自制幽愁悵恨時見于色監護之士有井某私知其意所在告

之曰私逆妃來何不可之有尊良悅之乃命侍臣秦武文逆妃於京武文奉命趣京時妃避難於巒峩深草里武文尋求終得其居妃見武文悲喜交集不出一言唯嘔咽耳武文曰陳尊良令其來迎之意妃甚喜之遂從武文將趣土州道次尼崎欲俟風波穩而自放舟時紫陽人松浦五郎者將歸其國亦過此所竊視妃容色無雙意私悅之有劫奪之意及夜乘暗與從者三十許人破其門戶而突入焉武文以爲偷也起提枕上刃出而拒之俄而松浦從者放火于舍武文欲抱妃避火誤令之乘松浦之舟松浦自悅妃乘其舟速引舟去武文又去欲令侍婢避難比至火遂燒舍及于事定武文索妃不見望見洋中向舟遙

去武文揚扇招之賊等佯爲不見武文怒乘小舟而追之不及憤恨不勝遂自殺舟中

楠帶刀正行廷尉正成之子也延元中正成及弟正季與源尊氏暨弟直義等大戰於攝州湊川正成軍不利所部士卒死亡相繼無由奮擊兄弟同自殺於軍中尊氏梟其首於六條河原經日還與之於其家令葬正行時年十三與母俱見其首號哭不已俄走入別室母怪而窺之正行乃抽刀將自殺焉母遽執其手涕泣告之曰汝是廷尉之子何昧其道嚮廷尉趣矢庫使汝留櫻井者非所以歿後令汝祔冥福又非令汝自殺唯願汝年長而能爲君討賊爲孝復仇爾而今汝徒殺身不能憂君難不能繼考志忠與孝

二、者俱失豈廷尉之意耶正行乃悟慷慨而出後竟大建軍勲

四九 親通舍利

五十 雅通提婆

太江親通者文術之士也亦能草書家以產業恬淡自守嘗閱佛書中有言沙舍利者則悉纂錄之合及三十卷目曰駄都抄一日開書函函中有舍利六顆色光如珠大如小豆其平素耽嗜舍利之所致耶仁平元年十月十五日卒矣

羽林中郎將源雅通性好畋獵動事鷹犬而直心純至日誦法華提婆品十二遍常以淨心信敬不生疑惑者不墮地獄餓鬼畜生乃至在於佛前蓮花化生之句爲口實臨終期乃誦之畢而卒遂得安養云

五一 惠尺出記

五二 健雷執戈

皇極帝臨御四年蘇我臣蝦蟇等臨誅悉燒天皇記國記珍寶船史惠尺卽疾取出所燒國記而獻之申大兄也

天照神欲令天孫治豐葦原中國遣健雷神於是健雷執戈劍爲之先驅矣

五三 高時愛犬

五四 阿新喜蛾

平高時北條貞時子任相摸守嘉曆元年薙髮更名宗鑒爲人放肆以勢輕人臣權極奢平素聚斂犬數百使其相噉聞見以爲樂又令諸州貢獻焉群牧連率爭而徵發或十頭或二十頭無日而不致之飼之以魚鳥繫之以金鎖是以府中狂犬充盈及四五千

數其行路養畜之費耗不可勝計云

藤國光小字阿新日埜黃門資朝之子也資朝事後醍醐帝而有龍時北條高時據勢位握兵權威福在已征伐自出而驕奢淫溢尙髦天子不欽詔命旨酒好色日以耽樂元亨二年帝以其暴慢密與近臣圖之資朝亦與焉正中二年事覺高時乃執資朝遷之伏渡使木間山城守幽縛焉元德二年五月高時命木間氏令誅殺資朝時國光年纔十三與母屏居于洛西矣聞父當見殺涕泣請母以自往見父母泣而止之國光固請再三母遂許焉國光乃出洛數日至仇渡使一老僧告木間氏以其所由來且伏乞矜愍一見其父木間不允之無何資朝竟被誅國光竊謂

爲父復讐。一夕風雨晦冥。國光乘暗直入本間寢室。以覲其便。今夜本間假寐。子外其族子三郎者獨臥斯室。是則手親誅資朝之人也。顧明室中。傍無侍人。唯有明燈耿耿而已。少而有飛蛾擾擾集其西窓。國光潛開其戶。蛾便驚飛。撲滅其燈。國光大喜。乃進近以足蹴枕。三郎驚寤。國光直刺殺之。走出遂遁歸京師。

五五重能詐詔

五六長能悔歌

建武二年十一月新田義貞及弟義助將兵六萬與相陽軍戰。矢矧河高師直等軍大敗。績及日暮退陣於鷺坂。義貞部將又追攻之。東軍又敗。足利直義率兵援之。陣于超河。十二月義貞進軍與之大戰。東軍

又大敗却于鎌倉。直義欲見尊氏告其軍事。乃入營中求尊氏。不在焉。須賀某曰。將軍聞矢矧之戰。義軍不利。將入建長寺。難髮爲僧。以謝罪。朝廷直義及諸將皆驚惋。而謀無所出。時伊豆守上杉重能謂直義曰。使將軍必止。直義曰。善。重能乃使能書者詐爲詔書。其將軍必止。直義曰。善。重能乃使能書者詐爲詔書。其略曰。足利尊氏直義以下族類誇武威輕憲雖使面縛降軍隱逸謝罪不宜寬刑罰如此者十餘紙。直義懷之至建長寺。語尊氏曰。新田義貞忌吾兄弟。且讒于帝。帝乃信之。仍使義貞來討。吾兄弟其志在族滅我徒。將軍盍一戎衣以救其禍。因出詔書示之。日是矢矧手超之戰殺敵而所獲也。尊氏執書閱之不

悟其僞曰實如此書雜髮何益不如與義貞爭死遂
弃袴衣而著我衣於是散卒復集軍亦大振
長能者伊勢守藤原倫寧子冬嗣公五世之裔任伊
賀守位授從五位上其名入于歌仙之列撰三條後
一條之時人也長能至三月小盡之日裁一首歌自
謂秀傑既而示見藤亞相公任其吟云心憂幾年仁
茂在哉二十餘利九日登云春波來仁計里公任詰
之曰子以春爲限三十日乎自是長能大悔自謬寢
病不起而卒其重俊歌如此

五七 義盛結黨

五八 北條分財

順德帝建保元年信陽人泉小次即親平陰以前大
樹賴家子千壽爲太將叛于幕府實朝欲亡北條氏
族事發覺捕其與者既加流刑和田義盛子義直義
重與焉於是義盛請宥其子之罪實朝以義盛功勲
之舊免二子之罪義盛又請以其甥和田平太胤長
之罪幕府不許命義時面縛胤長令之經遇和田氏
親族之門前而斥逐于東奧且賜其宅地於義時因
是義盛勃然大憤聚其親族九十八人及已親知者
結黨叛也

北條泰時者平義時子也義時元仁元年頓捐館泰
時意父平素鍾愛朝時重時勝於我故存時不分家
資於我我何不思考之志乎悉分其貨財於二弟與
之也

五九 浦見慢天

六十 希世灰雷

仲哀天皇詔群臣曰朕未逮弱冠而父主既崩乃神靈化白鳥上天仰望之情一日無息願獲白鳥養之憫朕情乃令諸國俾貢白鳥越州貢白鳥四翼蘆髮浦見別王視其白鳥而問之曰何處將來也越人曰天皇戀父皇而將養狎故貢之浦見謂越人曰雖白鳥而燒之則爲黑鳥仍強之奪白鳥而去天皇惡浦見無禮於先主乃遣女卒而誅矣浦見王者天皇之異母弟也時人曰父是天也兄亦君也其慢天違君何得免誅耶

醍醐帝延長八年雷落於清涼殿尚書右中丞平希世爲雷震死帝惶怖而遷常寧殿也

六一眉輪刺皇

六二武烈割胎

眉輪王者仁德之孫大草香皇子之子安康帝因諱言殺叔父大草香納其妾中蒂姬爲皇后甚有寵皇后初在大草香家生眉輪安康帝枕皇后膝晝睡眉輪伺其熟睡而刺殺之安康弟雄畧帝大驚分怒之甚欲誅眉輪案効其所由眉輪曰臣元不求天位唯復文仇而已

武烈帝者仁賢帝太子也且好殘虐不脩一善剴孕婦之腹而觀其胎其無道如詐

六三重衡牡丹

六四惟盛楊梅

三位中將重衡平清盛之四子也及平族敗重衡爲虜賴朝甚憐之能遇之使倡妓千壽彈瑟琴而慰其愁情重衡亦能彈琵琶時時遣悶一夕重衡憂鬱

於邑以不自禁遂自謳擣相公燈暗數行虞氏淚之句賴朝聞之深嘆曰平氏甲胄弓矢之外復有如此之風流乎齋院次官親義侍坐曰平氏有歌才者不爲少曾以此族比喩百花則比重衡於牡丹其優閑如此

三品羽林中郎將維盛平重盛之長子也幼而閑雅及平氏敗爲僧而詣紀州熊野那智時又有三五輩旅僧詣那智徘徊而見之相語曰彼者小松大臣之長子也昔安元中爲四位少將時春日賀太上上帝五奏之獻筭父爲內大臣左大將叔父宗盛爲大納言右大將坐階下維盛挿櫻花於頭上而舞青海波花粧灑露舞袖飄風細細腰支艷艷顏色照映上下官

女見之曰譬如深山木裏見楊梅也豈思如今如此顛悴可悲哉

六五玄壽鬚髮

六六源信拔藝

玄壽字東岸自少壯留志頓宗以參禪爲其業而不髡其首不斷其鬚亦不披縗衲或登高座而說法或擊鵠散或執笏而舞其平日行業人皆無得而計蓋風顛漢之徒也東岸居士師自然自然居士師東福圓爾云

左丞相源信者嵯峨帝皇子融公之兄也清和帝時與藤良相行天下政信公多才多藝能達學問書畫管絃馬鷹等也

六七仁妻覆丹

六八江萱書幣

仁由忠常妻貞而守信閨門之中琴瑟好合忠常嘗臥疾殆不可治妻自作願書禱之豆州三嶋神祠請縮已齡以救夫命如此者數日而忠常復常其後妻將自江尻泛扁舟趣三島賽其神中流而風烈浪怒俄墮覆舟舟中男女入水者衆然各得免歟唯婦溺歟耳

赤塗衛門者大隅守赤塗時望女也一條帝時宦侍於上東皇后時父爲右衛門尉故取其姓與父官名之以赤塗衛門其質穎敏有姿色掌著榮花物語若干卷後嫁大江氏匡衡生舉周舉周掌寢疾針藥不効將始人皆謂住江神之祟母大驚哀縮吾身命救我子其丹心誠實銘鏤不可言書一詠於幣帛納之

其神祠其吟云加波羅牟登禱留伊濃知波於志賀羅底仇底毛和加礼牟古登楚加那之幾其丁夕夢老翁來取此幣甚喜笑遂其病瘥矣

六九 源兆吟梅

七十 菴祝折桂

源右丞相實朝者賴朝子賴家弟母曰平政子實朝偶詣鶴岡神祠視庭下之梅花盛開有興吟倭歌曰以氏氏以那波奴志奈岐耶登登奈利奴登茂能岐波農牟咩豫波留於和須奈人以爲不祥入夜往而拜焉果爲公曉見狀此亦倭歌之謔菅原丞相年已猶長方欲加冠其夜丞相母咏倭歌云久堅乃月濃桂茂折波加利家乃風於毛吹加勢底之加那後丞相遂成儒業之名

七一二 皇互讓

七二六子俱誓

億計弘計兄弟者市邊押磐皇子之子履中帝之孫也父皇子爲雄畧帝所殺時兄弟猶幼共遁身下志陽如賤者避蹤於播州明石郡事人牧養牛馬謹恭友愛顯其名清寧帝聞其爲押磐之子以無胤迎二人立億計爲皇太子呂弘計爲皇子帝旣崩而億計不立位讓弘計弘計亦不敢受相辭久而不處由是其姊飯豐皇女臨朝秉政十又一月而皇女崩於是百官大會朝以天皇璽置之億計坐強卽位舟拜各就臣位億計益固辭不止大臣皆曰宜隨兄命承綱太業弘計不得已而踐帝位此曰顯宗世嘉兄弟互以實能讓曰宜哉兄弟怡怡天下歸德焉

天武帝登極八年乙酉詔草壁大津高市河嶋忍壁芝基六皇子曰朕今日與汝等俱盟于庭而千歲之後欲無事奈之何皇子等共對曰理實灼然則草壁皇子先進曰吾兄弟長幼各出于異腹隨天皇敕而相扶無忤若自今以後不如此盟身命亾之子孫絕之五皇子以次相盟如先

七三 庚幾詠燈

七四 高德題木

菅原庶幾嘗有餞別詩得一句曰丁葉舟飛不待秋吟誦數回未得其對江朝綱曰盍詠燈乎庶幾乃悟足成之曰九枝燈盡唯期曉

三宅高德備之前州人也世居州之兒嶋號兒嶋三即北条高時之恣虐也後醍醐帝密謀之乃勅諸將

討之事發帝潛幸笠置時高德奉詔以建義旗元慶
元年帝事未就而出笠置楠氏亦戰死高時乃幽帝
於隱岐高德及聞之大喪其志因集其門族語之曰
古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爲仁又曰
見義不爲無勇也今我奉詔命事未及成而高時犯
順致令柱上播越笠置又逼迫乘輿將遷隱州此誠
忠臣効命之時也我意以爲邀乘輿於路劫其士卒
以奪主上而後首唱勤王以集義勇同心協力殲敵
凶徒設使事不成而不失忠義之名於後昆也卿等
於意以爲何如宗族皆壯之遂涉嶮履危赴山陽道
出備播二州之境而伏兵舟坂山以俟乘輿之至也
然而乘輿不歷山陽直過播今宿赴山陰道高德復

要之作州杉坂比至乘輿已過於是高德士卒皆散
高德傷其志不遂潛步至行在所削其傍大櫻樹書
詩一聯曰天莫空苟踐時非無范蠡鹽護之士皆不
知字亦莫知其意乃獻之帝帝覽之悟意所在感其
忠義喜見乎色

七五 稚目捨家

七六 鶩鷺住越屋

欽明帝十三年冬十月百濟王獻釋迦佛金銅像一
軀幡蓋若干經論若干卷帝乃歷問群臣曰西蕃獻
佛像相貌端嚴未曾看可以禮耶否蘇我大臣稚目
奏曰西蕃諸國一皆禮之日本豈獨背乎物部大臣連
尾輿中臣連鎌子同奏曰我國家之王天下者恒以
天地社稷百八十神四時祭拜爲事方今改拜蕃神

恐致國神之怒。帝曰：宜存情願火稻目稻目跪受而
忻悅安置小墾田家懃脩出世業捨向原家爲寺名
號向原寺。此時國中行疫氣民致夭殘久而愈多不能
治療。物部大連尾興中臣連鎌子同奏曰：昔日不
須臣言致斯病歟。今不遠而復必當有慶宜早投棄
勸求後福。帝命有司乃以佛像流棄難波堀江後縱
火於伽藍燒燼更無餘。

鷺住者鯉魚磯別王之子。履中天皇六年喚鯉魚磯
別王之女大姬。大姬高鶴郎姬納於后宮並爲嬪二
人恒歎曰：悲哉吾兄何處去耶。天皇聞其歎而問之
曰：汝何歎息也？對曰：妾兄鷺住王爲人強力輕捷由
是獨馳越八尋屋而遊行既經多日不得而言故歎

耳天皇悅其強力喚之屢遂不來

七七

公宗設穿

七八 義深置檣

西園寺亞相藤公宗者實衡子也。正慶元年逮北條氏族滅而高時弟惠性走逃改姓名稱時奧潛匿居公宗宅依賴之。有日公宗與時奧合謀欲危天下預設陷穿於北山第中置利刃而後勸帝行幸北山欲令主上陷于機阱而遂弑之。會事發覺詔誅公宗畠山國清與弟遠州牧義深同謀叛據豆州城東軍徵八州兵令共攻之城中糧絕不可持久。尤典旣義詮遣人告之曰：義旗所指前無全城。今子兄弟擁區區兵禦龍蛇軍成敗之勢其理灼然。盍非政過面縛而降以自求于孫之福。國清等然之遂降于軍旣

而國清薙髮，改名道誓，居豆府，夜遁出國府，潛趣藤澤，遂如京師。義深時從義詮在首根軍聞國清潛逃，而亦自意逃去。丁夕至結城某告之曰：「我兄國清今逃趣洛，吾亦欲去，謀無所出。願煩子爲吾謀。」逃亡之道，結城曰：「此計固難。然子託吾，吾豈敢辭？」乃出一檣，檣底穿穴，令少通氣，容義深於其中，蓋之如納鎧檣，別如此者數十事。而使僕奴送藤澤僧舍。

七九 今川輒範

八十 護良擒戮

今川豫州守貞世薙髮，稱了俊以倭歌名其長子，曰仲秋，嘗自作輒範數件，以此爲其家訓，遺之家矣。負世者後光嚴院時蒙將軍義詮命爲紫陽九州鎮護也。

護良者，後醍醐帝之皇子，初入天台爲僧，號大塔。二品法親主尊雲常好勇，事武有征相陽之志。元弘中任征夷將軍，與尊氏有隙，屢謀殺尊氏，而事未果。尊氏覺之，與弟直義賂護良，繼母藤廉子諧護良於帝，帝信之，囚護良於鎌倉。使直義守之，直義以豫有恨繆繙乎，因固遭戮也。

八一 正成智謀

八二 師直姪佚

楠正成者，姓橘，諸兄公之遠胤，字曰多門，兵衛佐。河州金剛山之西邑，後醍醐帝幸于笠置，聞正成素負武勇，兼有智謀，勑藤氏藤房聘召焉。正成應勅，詣行在所，帝問策所出，正成答曰：「奉詔問罪，鼓譟而進，有征無戰，何不爲之有？然而撥亂反正之事，非智與勇。」

不能克濟帝大悅正成奇計籌策悉合機宜軍之所向莫不利也

高武藏守師直弟越後守師泰爲將軍尊氏公之家臣俱有寵遇師直爲人奢侈姪佚放肆無事而不爲矣傳聞鹽治高貞妻有容色頻頻遣艷簡而不應之故師直譖高貞於柳營高貞逃到雲州遂使山名時氏殺之

八三 恒明三辨

恒明親王者龜山帝之皇子有言曰行道者不知道積德者不知德積智者不知智有能辨此三者則可謂人也

八四 眇夷八佾

皇極帝時蘇我鰻鰻爲大臣行政執權甚侈建己之

祖廟於葛城而爲八佾之舞遂作歌其儀禮僭于天子也

八五 間守吁哭

八六 山田戰慄

垂仁天皇九十年二月庚子朔天皇命田道間守遣常世國令求非時香菴今之櫛也十九年秋七月天皇崩時年百四十歲冬十二月葬於菅原伏見陵明年春三月田道間守至自常世國則賚物也非時香菴八竿八縵焉田道間守於是泣悲歎之曰受命天朝遠往絕域萬里蹈浪遙度弱水是常世國則神仙秘區俗非所臻是以從來之間自經十年豈期獨凌峻瀾更向本土乎然賴聖帝之神靈僅得還來今天皇既崩不得復命臣雖生之亦何益矣乃向天皇之陵

呼哭而自歎之羣臣聞皆流淚也

皇極帝時蘇我鷦夷之子鞍作私爲大臣大振其威
侵上多中大兄密謂倉山田麻呂臣曰三韓進調之
日必使卿誦其表及其時可斬入鹿山田許諾鏗子
敎俳優者令解入鹿之劍入鹿笑而解劍山田麻呂
進而讀表鏗子命仇伯子麻呂斬入鹿仇伯不得進
山田麻呂大怒流汗沃身亂聲動手戰慄矣

八七 忠信義勇

八八 宗憲朴實

仇藤忠信陸奥信夫郡人也鎮守府將軍藤秀衡之
族士也勇而有志節初源義經深結秀衡秀衡乃命
忠信及兄繼信令從義經凡忠信所向莫有當其鋒
者義經得罪於賴朝也亡命脫身深匿和州吉塙山

于時僧徒圍之義經急窘忠信乃服其服自詐爲義
經令義經突圍逃出遂得免矣其義勇如此

昔日城外有藤氏宗憲者自幼讀書學詩塵俗鄙事
不以置口爲人朴實能絕形飾雖撫堅家僮以言欺
之則遂亦不疑焉不蓄妻孥不治生理弊衣朽室處
之自若春秋五十又三終於城西作西原卽事詩云
優優公門客笙歌泥醉中西原無一呻花落冬陽空

八九 高家刈麥

九十 押坂喫芝

延元元年新田義貞帥軍西征赴播州預約令軍中
書其制禁于一本版建之道傍曰有叨刈採田麥犯
凌民屋者抵罪是以軍之所過農不廢耕商不止市
于時義貞部將小山由高家潛行田隴芟其青麥馱

之鞍馬入其軍營長濱其適見之欲加高家以侵奪之罪義貞聞之曰高家豈代其身於一青麥者乎顧其意以其所侵之地誤爲敵軍境乎否則兵食已罄糧糧無繼以故爲士卒之饑自忘法乎於是遣入黠檢其陣處果無糧食唯有馬與軍器而已義貞自大愧曰高家犯法果爲饑卒自忘其罪也夫使士卒疲若至於如此者豈非將之耻耶勇士不可失軍法不可亂於是衣二襲與其田主令謝之又賜糧穀十石於高家以贖之高家益感其恩情後代義貞之命而歿

皇極帝時菟田郡人押坂直將童子欣遊雪上登菟田山便見紫茵挺雪而生高六寸餘滿四町許乃

使童子採取還示隣家皆言不知疑毒物於是押坂與童子煮而食之大有氣味明白往見都不在焉押坂與童子喫菌羹無病而壽或曰蓋國俗不知芝草而妄言爾耶

九一 石見偷璽

九二 師泰壞碑

嘉吉元年赤松滿祐殺普廣相府義教於是滿祐門族赤地宅舍並所籍沒其家臣有石見某者流落寓食於三條右相實量家石見每嘆赤松氏之頗覆屢以告實量實量憐之謂石見曰焉得有忠功可贖嘉吉殺逆之罪乎吾爲子言之於上石見曰願吾赴南潛殺南帝取神璽來則庶幾贖之乎實量曰善乃奏之上上悅令告武臣武臣許諾石見乃招致赤松屬

土間島中村二人使之事南帝于吉塋二人伺其間隙遂殺南帝奪得神璽來獻之朝武臣多其功令滿祐從孫政則滿祐弟義之孫也嗣食邑於賀州半境高越後守師泰者武藏守師直弟也洛東之枝橋鄉者北野長者菅原三品宰相在登之管內而營別墅之地也師泰知其境地之勝遣使乞此地菅三品答之曰足下所請枝橋之地唯足下之所命也然而父祖累葉歿而葬此地墳墓碑石今尚存矣願移遷碑石於別地而後隨所請焉使者還告此事師泰大怒以爲吝惜其地乃遣夫卒五六百人丁時掘壞墓碑代掃花巾茂樹遂殺菅三品

九三 忍坂五竅

九四 永福四悲

忍坂大弔姬者允恭帝妃也允恭帝兄反正帝崩而後群臣以允恭有孝仁之志欲立之晚天皇之聖允恭謝曰我不天久離篤疾不即其位於是妃忍坂若群臣之憂而親執洗手水進于允恭前仍啓曰太王辭而不卽位位空而旣經年月群臣百寮愁之不知所爲願太王從群臣望強卽帝位然大主不欲聽而背臣不言於是忍坂惶之不知退而待之經四五主尅當于此時季冬之節風亦烈寒忍坂所捧碗水溢而腕凝不堪寒以將歟皇子顧之驚遂卽位永福門院名瑛子三位藤原基輔女後伏見帝之母也掌語曰世間當悲者四曰深志于道者處貧窮也曰昏愚者多得財寶也曰爲國司者無慈愛之心也

曰名高乎世而不得位却與賤者交處也此四者可悲之甚也

九五 真王供墓

九六 采女擲池

光仁帝時寶龜中臺岐嶋臺岐郡人真王主賣年十五夫亡自誓遂不改嫁者三十餘年供奉夫墓一如平生賜爵二級并免田租以終其身

采女者平城帝時官仕宮中之女也姿容絕麗天皇一幸而後竟不嬖采女心憂之無晝夜不能置于懷密赴猿澤之池投櫛躬於其水底

九七 秀方坐甲

九八 形名失功

堀河帝寬治中清原武衡暨弟家衡據羽州于金澤城而叛鎮守府將帥源義家與弟義光聚兵士攻金

澤城大戰義家之軍士鎌倉景政三浦爲次伴助兼藤原秀方等皆無不勵軍功義家欲令勇士益致其戰功計定甲乙之坐使其有功者進左甲坐其無功者退屈乙坐秀方無日而不有功是以常居甲坐未嘗一日居乙坐也

舒明天皇九年蝦夷叛不朝卽拜太仁上毛野君形名_{形一作方}爲將軍令討還爲蝦夷見敗而走入蟲遂爲賊所圍軍衆悉漏城空之將軍迷不知所爲時日暮踰垣欲逃於是形名君妻歎曰慷慨哉爲蝦夷將見殺謂夫曰汝祖等渡蒼海跨萬里平水表政以威武傳於後葉今汝頓屈先祖之名失其功必爲後世見嗤乃敵酒強之飲夫而親佩夫之劍張十弓令女人數

十人交俾鳴弦既而夫更起之取伏仗而進之蝦夷以爲軍衆猶多而稍引退於是散卒更聚亦振旅焉擊蝦夷大敗以悉虜

九九 國 櫟 貢 魚

百 不 畫 祭 蟲

應神帝登飛龍位十九年冬十月朔幸吉墮宮時國櫟人來獻醴酒於天皇歌歌畢卽擊口仰笑者蓋上古之遺則也夫國櫟者其爲人甚淳朴每取山菓食亦煮蝦蠶爲上味其土自京東南之隔山而至于吉野河上峯峻谷深道狹隘故雖不遠于京師朝來希也自此之後屢來以獻土毛土毛者栗菌及年魚之類也

皇極帝三年秋七月東國不盡河邊人大生部多勸祭虫於村里之人曰此者常世神也祭此神者致富與壽巫覡等遂詐託於神語曰祭常世神者貧者致富老人還可以由是勸捨民家財寶陳酒陳菜六畜於路側而使呼曰新富入來都鄙之人取常世虫置於清座歌儻求福棄珍財都無所益其費極甚於是萬株秦河勝惡民所惑打大生部多其巫覡等恐休其勸祭也

百一 二 帝 南 北

百二 兩 雄 西 東

建武間後醍醐帝潛出京師幸南方以吉林爲皇居旣而崩第七之皇子義良踐祚於吉林官殿謂之後村上天皇天皇崩其子寛成卽位號長慶院寛成辯位而讓其子熙成三品神器皆在南方云尊氏亦以

後伏見院皇子豐仁卽位于京都而爲北朝之帝謂之光明院當此時土有二帝稱吉摯曰南朝稱京都曰北朝南北相分而各建紀元矣

方慈照相公義政之時右金吾山名持豐剃髮敗名宗全以其女嫁于細川右京兆勝元勝元初無嗣子養宗全幼子以爲已子後及勝元生子令嚮所育宗全之子出而爲僧宗全含恨自茲二人相惡山名細川二氏之黨各爭驍雄充盈京師東西割據分爲兩陣諸士群卒各吠非主日夜攻擊晉戰不息其所部軍在東營者謂之東陣在西營者謂之西陣洛之中外王室民屋神祠佛宇悉莫不罹于兵燹無賴姦賊多入民舍僧廬侵掠其財貨器物衣服之類不可勝

而紀滔天之禍莫大於此矣後世言爲應仁文明之亂是也

百三 義成博涉

畠 顯家曉雄

義成者姓源一名惟良順德帝華胄也方後小松之時拜從一品亞相蒙准大臣之宜讀書通古今有博識之才著河海抄三十七卷世曰物語博士源顯家者其家號曰北畠父親房官至亞相著職原抄顯家事後醍醐帝官歷參議授中納言任鎮守府將軍赴東奥爲其國司率所部兵討尊氏於攝州攝軍不能防尊氏敗走趣於紫陽顯家亦發其屬士攻義詮於鎌倉義詮戰不利而遁出鎌倉府繼與高師直桃井直常等大戰于泉州安部野戰酣日曛顯家

力戰不已士竭勢窮遂歿於軍年二十一時曆應二
總夏五月也顯家不顧其躬有勳功于南帝勵戰如
茲可謂勇夫矣

百五 良杏動鬼

百六 實親施囚

都宿禰良杏初名言道京兆人也仕到著作郎爲文
章博士管右相嘗就良杏學焉良杏曾乘月過羅城
門得一縣吟曰氣霽風梳新柳髮冰消波洗舊苔鬚
門邊有鬼歎曰持効也其文章之動鬼如此又遊江
州竹生嶼偶吟一句日三千世界眼中盡未得其對
偶而吟按之久島神鷫聲曰十二因緣心裏空管右
相初從良杏學焉而右相階爵日加良杏猶爲著作
天壤相隔良杏憤其不及弃官入山不知所終後百

餘歲或見大峯山窟中顏色不衰云
實親姓平氏爲諫議大夫尚書右丞才名文學顯著
乎當時賦性慈仁常以飲食惠施獄囚近衛帝久安
二年二月卒

百七 直貞猛熊

百八 朝高彌猴

直貞者姓平桓武帝之遠裔直方之後直實之父而
世武州產也其所居之邑有猛熊多害民人直貞少
有勇氣射中熊熊負矢向直貞直貞拔刀遂斬殺之
宗族村民大驚且喜以爲黨屬之畏於是曰熊谷爲
地名又以爲稱號直貞年十八而早終矣
紀氏躬高者爲越州刺史恒好竺教以俸餘寫法華
千部領越州太守下車不問民事夫婦徑行寺問僧

此寺有未書終之法華經耶。有老僧年八旬餘，謂太守曰：「昔有一彌猴日來聞誦余經，余向猴曰：『汝欲讀誦乎？我爲汝切誦。』」猴振頭不受。余曰：「然則欲書寫乎？」猴聞之，垂淚下樹頂禮而去。五六日後，二猿以諸樹柔薄皮來，蓋爲寫經紙也。余生希有心，取木皮書法華，到第五卷，二猿不來。余以爲彌猴倦供給也。既而出視，山林深谷之間，二猿入頭於穴中，而歟。公問者恐是與躬高大悅曰：「然二猿者，我夫婦也。依聞師經發菩提心，而力盡而歟。」經主力故，今得冠帶身思師，在世受任此州，此非小緣也。

百九 信隆養鷄

百十 木曾拜鳩

藤原信隆者，文散位太丞，相道隆公之弟孫，而正四

品右京兆尹信輔之子也。有子曰信情，親輔信定。隆有女子曰殖子，信隆願入此女於後宮。有人言之曰：「人家蓄白雞千頭，則家必出皇后。」信隆聞之，養千頭之白鷄已而高倉帝召其女於椒掖。木曾義仲伐平軍，而屯于羽丹生之旁。見神祠，曰：「爲何神耶？」從者對曰：「八幡神也。」義仲悅之，使覺明記願書，終有三箇之山鳩出白雲，差池其羽，飄飄旗上。義仲以爲昔日神功皇后討三韓時，靈鳩來臻，今又其之祥也。乃脫甲而拜之。

百十一 基氏切鯉

百十二 實基返牛

藤原基氏父中納言基家母白拍子也。在順德後堀河之朝，任參議，其家號曰園。及四條帝時，上辭表，削

髮名曰圓空當時稱曰無雙庖丁者掌自誓切鯉魚及一百日矣

德大寺右府公孝父曰實基爲相國公孝初爲廳屋太理與同僚評議政事徵官人章兼所養之一牛放縱走入廳中上臥于太理座牀同僚皆謂此蓋恠異凶災之端也以此牛應與遣乎陰陽家父相國聽之曰畜獸無知有其脚者何處之無督哉且鄙陋少年之官人偶出事於朝而今豈可奪取一牛與陰陽氏乎於是乎返牛於章兼其所臥之座牀皆改換之果無凶災所謂見恠不爲恠則其恠自壞信乎言也

百十三 晚月幾虱

百十四 泰衡鼠鵠

昔日有詠倭歌者自號晚月尤工狂詞有幾虱之百

詠並行乎世其詠物之妙靡不曲盡蓋昔時滑稽之徒也或曰藤原俊成之孫也未詳是否

武衛賴朝率軍到于奧州王造郡圍泰衡城泰衡豫出城遁去赴平泉武衛亦追圍平泉城泰衡燒城走去矣泰衡亡命而逃奔所故史官書之曰泰衡被圍數千兵徼倖一旦之身命而隱如鼠退如鵠遂得其首梶之時年三十五也

百十五 宗繁飢餓

百十六 河邊霹靂

宗繁者相州守北條高時之累葉恩臣也高時以宗繁妹爲妾所產之子曰邦時高時意使宗繁輔佐吾幼必不貳心因託邦時於宗繁後及北條氏滅源家秉權命諸郡縣令購求北條氏族捕出者賞以祿隱

匿者罰以誅宗繁條有反覆之志丁夕謂邦時曰吾
舍匿君久矣常願待時濟克復之功而今源氏購君
甚急船田某已知君之在此迹且至臣家有人潛來
密報之臣今夜君須潛行而避之庶幾得免邦時以
爲信然夜半微行亾出鎌倉宗繁乃密告之於船田
令追捕之船由素未知邦時容貌如何又不知其所
處故攜宗繁遮之行路俄而邦時出于其途將渡相
模川躑躅岸畔待舟之至宗繁遙指曰是邦時也船
田乃下馬遂虜之明日斬其首焉時人皆曰宗繁掌
事北條厚蒙恩顧一旦捨義僥倖苟免竟殺其主以
負託孤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諸聞見者莫不彈指
而惡之義貞亦惡其不義而欲誅斬之宗繁戰慄不

知所爲屢轉營窟無所容身故人舊交亦不爲舍糊
口四方無由得食竟以飢餓轉死乎路側也

豐御食炊屋姫天皇二十十六年遣河邊臣某於安藝
圓令造船至山覓舶材便得好材以將伐時有人曰
霹靂木也不可以伐河邊臣曰其雖雷神豈逆皇命
耶多奈幣帛遣人夫令伐之則大雨雷電河邊案劔
日雷神無犯人夫當禱我身而仰待之雖十餘霹靂
而不得犯河邊臣卽化小魚以挾樹枝卽取其魚焚
之遂脩理其舶也

百十七 實澄昨薄

百十八 宗高扇的

小倉將監實澄姓源氏清和帝二十五世華胄十八
代祖正親食邑江州小倉故其氏族以小倉爲籍焉

實澄爲人風流溫藉而好學掌有齋名松牧桃源尚作之記有菴名識廬彦龍禪師亦作之記應仁文明之際宇內群雄爭起朝漢暮楚變遷難測而實澄唯砥立頽波一日不黨賊能守八尾城帷幄決勝領蒲生郡絃歌傳聲故東山相府賜內書嘉賞焉私第架亭楓林巖之榜以昨薄取此於定家小倉山之誄也平生所作歌詩成卷軸名曰昨薄殘葉云

那須與一宗高者野之上州人也父曰資高也宗高少而能射從源義經討平氏到讚州平氏驚破而浮海義經等臨海而戰及昏而止之平族橫船使豔女歌舞且挾紅扇高擎之船上義經望之仰宗高射之宗高承命乘馬携弓臨海時疾風揚波浩濤簸舟兩

軍士卒觀者如堵牆宗高心裏祈八幡神滿彀發弦鏑矢長鳴直中紅扇高風吹之飛揚空中暫而浮海上光映夕暉二陣人甚感其精矣

百十九稱光魔法

百廿光仁政績

稱光帝諱躬仁後改實仁後小松帝之子也應永二十有一年踐皇祚正長元年七月崩年二十七帝好修魔法常潔齋不近女色故無皇嗣云

光仁帝諱白壁施基王之子天智帝之孫也延仁政於黎庶能成其績寶龜四年己丑天下穀價騰貴百姓飢急雖加賦恤猶未存濟於是會議奏曰常平之義古之善政養民救急莫尚於茲望請准國大小以正稅穀據賤時價糴與貧民所得價物全納國庫至

於秋時賣成穎稻國郡司及殷有百姓不得買如有違者不論蔭贖科違勅罪如百姓之間唯賤時價出糶私稻滿一萬束者不論有位白丁叙位一階每加五千束進一階叙但五位已上不在此限奏可乃遣使於七道諸國各糶當國穀穎兼賑飢民又以大伴宿禰潔足爲東海道檢稅使

百廿一生駒白帽

百廿二廣嗣赤鏡

生馬仙者攝州住吉縣人入河州高安縣東山住深谷中寬平九年沙門明達至東山絕頂見深谷有草菴下到菴所有一人顏色似黃粟頭戴白帽身著白衣達近問曰爲誰對曰我是生馬仙也

太宰都督司馬藤原廣嗣者武家始祖龙相丞魚名

公之家嗣也聖武帝天平十一年秋九月叛于西府朝廷聞之以大楚東人爲太將軍率官兵討之廣嗣於肥前州遠珂郡構城而自帥其兵卒出于板櫃戰而不利遂拔刀自刎頸外空蹶殺官軍矣司馬亡而後其靈化爲赤鏡見之者多云乃板櫃神是也

百廿三逸勢善隸

百廿四俊成採詠

但馬守橘逸勢者尚書中大夫入居子也賦票放蕩不屑細節精木之藝最工於隸書桓武帝延暦末年隨遣唐藤大使賀能赴中華肆業留二年中華人呼曰橘秀才歸而住于木當而弘仁帝詔逸勢書官門榜其才名累見中華編簡也

藤俊成黃門俊忠之子初金紫光祿大夫藤顯輔養

以爲子名曰顯廣，素嗜倭歌，後從花金吾藤基俊探其奧義，故改名俊成。自崇德帝至後鳥羽帝，仕朝爲長秋監、文治中奏撰于載倭歌集，或謂曰：集中何入不善人之歌耶？俊成答曰：余撰倭歌，豈取人之行乎？唯取其咏吟耳。蓋以爲君子不以人廢言。土御門帝建仁二年九十九歲而卒。

百廿五 兄媛省親

百廿六 中將辭聘

應神天皇幸難波，居於太隅宮，登高臺而遠望時，妃兄媛侍之，望西大歎。天皇問：「兄媛曰：爾何歎之甚？」也對曰：「近日妾有戀父母之情，故望西而歎矣。冀暫還之，得省親。」天皇感兄媛定省之篤情，謂之曰：「爾不視二丁親，既經多年，還欲定省於理，灼然乃聽之。」喚淡路。

之海人八十人爲水手，送于吉備也。中將姫者，橫佩藤僕射豐成女也。姿色妙丽而性無世涂。于時豪宗右族爭欲聘之，姫悉辭不納，遂薙髮爲尼，專志安養云。

百廿七 成貞倭扁

百廿八 豊長鄒孟

成貞者，和氣氏章親子也。奕世以醫術專其業，勉畊藥劑，能辨榮衛，決然生嫌疑於診脉。仕于白河堀河之兩朝，治療皆有効著于世，故人咸稱曰：「倭之扁鵲。」菅豐長者，奕葉業儒而神君十四世裔也。官授武衛家，于栗田口邑學博而弗雜氣，和而不同其與人交，久而敬之。後光嚴帝貞治間，其所業游于關東鎌倉府，君源公父子皆以師道待之，繇是東人薰其道德。

炙其仁義率而化者不甚咸謂孟軻復生也嘗與信
義堂爲儒釋之交而方外之侶也

本朝蒙求卷之下終

政本朝蒙求

蒙求之作自昉於唐李瀚以還有事
類蒙求名物蒙求尤氏蒙求兩漢蒙
求南北蒙求十七史蒙求白延翰唐
蒙求范鎮宋蒙求王範續蒙求朝鮮
柳氏續蒙求李廷機新蒙求暨釋氏蒙求
尼蒙求禪苑蒙求等之編是皆俾初

學蒙士ヲ知中古今人物之典故ヲ我カ本

朝文物之邦而豈無其人其事之可紀載耶然未覩諸述家纂錄者余因亨繫意有素延寶癸未歲考據

日本紀以下國史本文參擿諸家

之小說倭字之雜記殘瑣中華蒙求之故輒群言之臧否遺行之得失

耳剽目涉自觀而可以臥師可以誠者槩哀之揭標其人聯題其事諧以音韻撰以對偶紀姓名事蹟於各題之下爲一帙命曰本朝蒙求自作引弁諸其端亨有病不果終編貽運變更六易寒暑今賴有病愈俾勉爲之於是重把雌黃之筆自攻訂修飾析

爲上中下脫稟告成於余云噫載籍
不偽余擇有缺僅存什一於千百耳
余謂漏畧之嗟祖述之謬蓋鮮書無
之雖不可跡之於博達而亦或庶幾
乎爲稽古之筌蹠來蒙之啓迪矣頃
日亨之同好授刻字匠圖刊行于長
安坊市余喜痾之瘳編之成美入梓
而壽乎世識政語於簡末云

貞享三丙寅歲正月日

菅謙由益甫

本朝蒙求政終

通鑑卷之三

早稻田大学図書館

011488569360